



有一次，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，我偕內人陪孩子們去青年公園參加寫生比賽，事前，我告訴孩子們，我們去參加寫生比賽，目的不是在得獎，而是在練習畫畫，並且渡一個假日。我們的老大是女生。唸國小三年級，所以，她畫畫已經從想像畫發展為比較具有寫實畫的傾向了；而老二為男生，幼稚園大班剛剛畢業，所以，他畫畫還停留在想像畫的階段。那天畫畫的結果，老大是寫生的風景畫，老二却不是寫生的作品，完全是自我幻想的想像畫，因為他無法像姊姊那樣去寫生。這個早晨，我們一同渡過了一個假日的早晨，也使我對於兒童畫有了一點新的認識與體驗。

兒童詩跟兒童畫也許有點相彷彿，但是也不盡相同，因為在基本的表現工具上就彼此不同；兒童詩是以語言文字為表現的工具，而兒童畫却是以畫筆顏料為表現的工具。我們知道，兒童詩的創作者，有兒童，也有成人；兒童寫兒童詩，字彙當然不會太多，而且也不會一下子就變得很成熟，會有些稚拙的成份，而且常常充滿了自己的直覺的想像。而成人寫兒童詩，字彙當然會較豐富，可是，也可能較沒有兒童的那

份稚拙與想像。因此，成人寫兒童詩，一方面是回憶過去，回想自己當兒童的童年時期，以回憶童年的方法來挖掘被隱藏了的過去的記憶，反省自己孩提時代的生活與夢幻；做為兒童詩創作的泉源。另一方面是把握現在，觀察自己的孩子或鄰居的孩子，小學老師、幼稚園老師還可以觀察自己的學生，從時下兒童的生活與夢幻來加以捕捉，而孩子們的一言一行，常常是不經意地流露出一些值得我們注視的題材，往往也可以成為兒童詩創作的泉源。當然，兒童詩的題材，不限於兒童自己的生活，例如：動物、植物、自然界以及現實生活等等的題材，也都有可能被創造為兒童詩。

林煥彰是以成人來寫兒童詩，因此，他必須在回憶過去與把握現在兩方面來探求兒童詩的創作。林煥彰在現代詩與散文的創作上，已經有多年的經驗，出了詩集「牧雲初集」、「斑鳩與陷阱」、「歷程」及尚未結集的「公路邊的樹」。他也畫現代畫，開過畫展。因此，他來嘗試創作兒童詩，可以說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。當然，一個大孩子來扮演小孩子，也是需要費一番的功夫，雖然說他自己曾經也是一個小孩子。

林煥彰寫了兩本兒童詩集；第一本是「童年的夢」，這是以回憶過去來從事兒童詩的創作。第二本是「妹妹的紅雨鞋」，這是以把握現在來從事兒童詩的創作。

「童年的夢」共分四輯，兒童詩有三輯；一是小鈕扣，二是時間，三是妹妹開玩具店。另有一輯是附錄，討論兒童詩的欣賞與創作經驗。在這集子裏，我比較欣賞的是「小溪」、「那年」、「我們很優」、「日出」、「小貓」與「5」等六首。這本集子有一個特色，是附有每首詩的解說。

「妹妹的紅雨鞋」則共分五輯，我比較欣賞的是「妹妹的紅雨鞋」、「泡沫和甜筒」、「我自己也不知道」、「媽媽的話」、「朱槿花」、「古井」與「驚鷺(一)」等七首，這本集子還有劉宗銘的畫圖。前者是作者用詩來回憶表現自己童年的夢，而後者却是作者用詩來把握現在，表現一個動人的刹那，或一個可愛的小動物、小植物等等。從這兩本集子看來，不可否認的，林煥彰在兒童詩的創作上，確是花了不少心血。到底他的兒童詩有怎樣的表現呢？

試以一首他的詩「那年」為例：

那年，

冬至後，

一個黃昏；

我跟隔壁阿吉仔玩捉迷藏，
躲在他家屋後的牆邊。

已經數過一百了，

阿吉仔還找不到我，

而夜像一個傢伙躺過來，

將我遮住；

於是，我們玩得更久，

阿吉仔一直找不到我，

媽媽也找不到我。

那晚，

我不敢回家。

這首兒童詩，是用回憶自己小時候玩捉迷藏的遊

戲來表現的，尤其是末了兩行；「那晚，我不敢回家。」是一種可能的經驗，而且對父母有着一種敬畏心理的表現，因為玩得忘了時間，日已落，夜已黑，那當然就不敢回家，頗為耐人尋味。

又試以他的一首「5」的詩為例：

上幼稚園小班的孩子寫的

5

是一隻長頸鹿

昨天才從阿拉伯的數字裏走出

很艱苦地 走過大沙漠

走過大戈壁

走過大沼澤

走向我

已經很疲倦地

望着我光禿禿之樹的

那隻長頸鹿

期待的頸子乃顫抖着
重吊一只喝空了的罐頭

這首兒童詩，不是回憶過去，而是把握現在當下的刹那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寫阿拉伯數字「5」的聯想，由5，變成長頸鹿的意象，再表現成爲一首詩。在意象的表現上，這種表現往往是可一而不可再的；換句話說，藝術作品在意象的創造上，是一次性的，再度使用，就落入陳套，而變成模倣的作品了！以上兩首是「童年的夢」裏的作品，回憶過去，但也開始把握現在的感受了。

又在「妹妹的紅雨鞋」這本集子裏，試以他一首「泡沫和甜筒」的詩爲例：

爸爸刮鬍子，
愛打着厚厚的肥皂泡沫，
好像小弟弟吃甜筒，
塗滿了大半個臉孔。

每天，爸爸都要刮鬍子。
每天，弟弟都想吃甜筒。

這首兒童詩，是把握現在瞬間的感受，爸爸和小弟弟，彷彿是父子的關係，從爸爸刮鬍子聯想到小弟弟吃甜筒，把原來不太相干的關係，造成了一種新的關係，而在這種新的關係中，詩的隱喻，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暗示，也表現了一些鮮明的意象，造成了有趣的對比。

「妹妹的紅雨鞋」這本集子，也曾經獲得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兒童詩組的佳作獎，值得順便一提。

兒童詩的創作，雖有童年的字眼，並不一定就能表現童年的經驗；雖有愛的字樣，却也不一定就能表現愛的真諦。兒童詩所要表現的童心、愛心與詩心的結合，是要通過詩的意象、音響、意義以及情感的想像等來表現的。林煥彰的兒童詩，在回憶過去與把握現在上，似乎都有了一些表現，不過，有些還是有成人的影子，沒有完全擺脫。

展望將來，也許中國兒童詩在創作的方向上，除了有這種抒情的兒童詩以外，還能開拓更多的類型。我以爲我們中國兒童詩的創作，要能多多表現我們中國兒童的心聲，多多表現我們中國兒童的新希望。